

韦帅望的江湖

III 众望所归

浙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五星级
VIP作品

别样的温情 原来这样也算爱
另类的江湖 颠覆了记忆中的武林传奇
《韦帅望的江湖》已签约影视版权，期待热播！

韦帅望

韦帅望

智商166+，略高于爱因斯坦，
破坏力略高于哥斯拉，能折磨外星人。
严重多动症，对毒物、炸弹异常好奇。
身处险境，却始终保持着孩子的天真。
用好和坏来丈量世界，我们却无法用好和坏来衡量他。



韩青

曾经任性地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
失去所爱，却让他变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人。
骨灰一般的冷寂，
却深深爱着那个曾经毁了他一切的仇敌的孩子。

韦行

想法很简单，表达方式也很简单。
深爱着妻子，远远的保护着他妻子的孩子。
这孩子是他妻子和敌人的孩子，是他的耻辱。
他憎恨这孩子，折磨孩子以刺痛自己，但别人不能去碰。



冷恶

妖艳的大帅哥，不正常的天才，敏感的神经，
童年的创伤，造就了魅力非凡的邪恶教主。
以杀戮来报复世界，以杀戮来平息恐惧，
良知除了让他痛苦，再无其他作用。

晴川是一个恐怖的作家 她挖到了每个人的最深处
千万旺旺粉丝苦苦追随三年的晋江VIP经典作品
不能撒娇 不能寂寞 不能逃避 不能退缩
成长是一种可怕的痛，爱会带来痛苦，那么，不爱也是一种爱

上架建议：女性文学·畅销书

ISBN 978-7-5403-1424-8



9 787540 314248 >

定价：26.00元

韦帅望的江湖 ②

众望所归

晴川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帅望的江湖之众望所归 / 晴川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09. 2

ISBN 978-7-5403-1424-8

I. 韦… II. 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383 号

书 名: 《韦帅望的江湖之众望所归》

作 者: 晴 川

策 划: 瑟 农

责任编辑: 朱勇慧

装帧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027-87679710、11、12传真)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 43007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文艺社科联合体

印 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3-1424-8

定 价: 26.00元

崇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电话: 027-81800900

一、韦帅望回来了



冷秋接到一封信，韦帅望要回来了。

冷秋叹息一声：“居然回来了，又没有死。”

冷秋回头。“平，把家里东西再清点一次，以后又要每天清点了。唔，要不要把赔款预先扣出来？算了，韦小公子自己有零用钱了。对了，出去宣布一下这个好消息，这些日子我被满山跑的冷家小子烦得要命，出去喊一下子，让他们把自己家满山跑的猢狲都锁回家去，只留韦帅望一只猴子就够了。”

冷秋微笑，那感觉就像在门口放了一块“内有恶犬，请勿入内”的牌子一样爽。韦帅望走后，眼睛里都是些讨厌的乱吵乱闹淘得一点没创意的猢狲，这些个猢狲到处摘果子扔垃圾，扒着墙头往秋园里观望，用各种奇怪的东西喂养冷家的珍禽异兽，然后冷秋发现防韦帅望一个人比较容易。而且韦小公子的淘法级别也高点。韦帅望回来了，这些孩子该回家老实呆着去了。

韦行早放出话来，韦帅望的事不要找我，打死白打，炸死白炸，冷家山上本来就不是你们家孩子玩的地方，只要我们家望望没跑到你家里把你们孩子从被窝里揪出来，只要是在这冷家山上，谁敢招惹我们家韦帅望，伤了白伤死了白死，可要是有人动了我家韦帅望一根汗毛，我就让你一家老小不得安宁。——虽然韦行原话不是这样的，但大意差不多，总之就是只许我们满山放毒扔炸药，不许任何人有异议的意思，既然韦大人这么说了，谁还敢把自己家孩子放到山上来玩？冷秋清静了这些年，在韦帅望离去的日子终于体会到家有“恶犬”的好处了。

韦帅望回来了！

冷秋打个呵欠，微笑着想，可以在大白天清静静地睡个觉了，韦小公子的淘法，无论如何都是那种很安静的淘法。

平工作了一整天，把所有可以登记造册的全登记上了，想了一下吩咐手下道：“把新锁头收回来，换上旧的吧，所正也没什么用，对了，把墙上的刺也收回来吧，挡不住那小家伙，倒把打扫院子的人给伤着了。把蜜饯从冰窖里拿出来，用不着冰镇了，很快就会吃完的，通知张三今年池子里的红鲤多养二百条，冷爷卧房后面捕鸟的笼子可以收起来了，告诉李四今年的桃子李子苹果不往外送了，对了冰窖的门三五天就要查一下弹簧好不好使，别哪天韦小爷又忘了随手带门。嗯，还有……”

韦帅望回来了。

平微笑，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斗智斗勇，平早已投降，每年准备的东西里早就预备下了韦帅望消耗品这一项，去年一年里，白白放坏了不少东西，真让平头痛呢。韦帅望回来了，所有的水果蜜饯糖与糕饼又有人收拾了。像家里养了只猫，吃不了的荤腥，统统可以丢给它。

冷颜长长出了口气。““这小混蛋又回来了，田际，田际，你的小朋友韦帅望又回来了！””

没有人回答，英俊文雅，衣冠楚楚，经过强制性断食减肥而更加修长挺拔的大好青年田际已经晕过去了。

冷颜叹口气。“哟，真不巧，看起来，这些东西，我得自己收拾了。周易得收起来，虽然拦不住那小家伙看，只要看的不是我的，就不关我事，星象也得收起来，认识星星可以，同人的命联系在一起就不行了，唉，真烦。不过密室的门最近不太好使，可以让小家伙弄一下了，希望他不要搞得太复杂，复杂到我都进不去就不好了。”

冷良一双眼睛渐渐朦胧，呵，韦帅望回来了，韦小公子，韦小爷，你终于回来了！那么，这些日子里，奇奇怪怪的倒霉事，是不是会有点改善？像房子着火；出门遇小偷，小偷还武功超强；上山采药，石头会无故掉下来，绳子会断掉，荒山野岭的居然有人安了毒箭陷阱；回到家里，养的各种生物武器统统疯掉。自从冷秋大胜冷玉之后，这些个奇异现象就不断发生，冷良也大至明白是哪个系统出了问题，他小心翼翼，度日如年地，在冷秋面前似条狗般温顺，直到冷秋从京城回来，这种现象才好一点，不过，冷秋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要他把炸药的配方老老实实交出来，别找不自在。妈的，冷良内心尖叫，我的大爷啊，我哪敢找不自在啊，可关键是，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啥啊，啥炸药配方啊，老子要有那个，被你整成这个奶奶样还不早拿出来把你炸成红色肉酱汁就着面条吃了？！

呜呜，既然冷秋是从京城回来后发的神经，一定是韦帅望搞的鬼，韦小爷，回来救我命！

山林里不断回响：“韦帅望回来了，韦帅望回来了！”

青山对青山说：“韦帅望回来了！这家伙太混蛋了，别的人在咱们身上种个树挖个坑就算了，只当长了皮癣，这混蛋在咱们身上放炸药，简直就是谋杀！”

大树对大树说：“韦帅望回来了。大家努力结果子吧，这小子是继孙大圣之后我见过的最能吃桃子的灵长类了。”

鸟妈妈对着小鸟说：“孩子，咱们得搬家了，这地方住不得了，那小子会上树掏鸟窝，这也罢了，居然还会把我们的口粮毛毛虫全捉走，那是咱们鸟类最可怕的天敌。”

翠七尖叫一声：“唉呀，他又回来了！”毛毛虫，毒蛇，大蜈蚣，毒蛙，还有那些个奇怪难闻的药汤，从来不叠被子，永远配不成对的袜子，饭不好吃会坚决要求重做，多一个他，屋子里会多出一倍的功夫，可是——那些个源源不断的水果点心，各种新奇好玩的东西，最新鲜的鱼虾野味，翠七呱呱，连韩掌门都说韦帅望正长身体，多给他做点好的，于是，大家都可以吃点好的了。

翠七跑进屋去。“桑少爷，韦帅望要回来了！”

桑成一愣，默然。

二、嫉妒



韦行见到韦帅望与韩青时，帅望正躺在韩青背上，兴高采烈地说笑，一抬头看到面沉似水的

韦行，吓得“嗖”地一声从韩青身上跳下来，韦行怒问：“怎么？你的腿折了！”

帅望结巴：“没，没有。”

韦行怒吼：“你想让我给你打折？！”

帅望吓得后退一步，躲到韩青身后，虽然韩青在这儿，被他爹不小心踢一脚也没什么好玩的。

韩青笑道：“喂喂，我们不过是闹着玩。”

韦行气得脸铁青色：“不像话！你也——！哼！”

韩青笑，韦帅望不过想比较一下他的轻功比慕容氏的差多少，是有点不像话，不过很好玩，背着小家伙在山上跑，风声呼啸，韦帅望的笑声直达云霄，“再快，还要快，哎哟，树叶撞死我了。”然后韦帅望赖着不肯下来，“背着我吧，再背一会，再背一会儿，背我到山下。”又不累，韩青就笑骂两句，一路背着韦帅望说说笑笑下山，被韦行撞个正着。

师徒两人对望一眼，咧咧嘴——被逮到了！韩青忍不住笑了，韦帅望把脸掩在韩青身后，偷笑。韦行见这师徒二人根本不把他的当回事，韦帅望又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真是郁闷到吐血。

韩青咳一声，笑道：“师兄说得是，咳，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韦行怒道：“师父说你们这两个白痴说不定会同慕容家达成什么丧权辱国条约，要我过来看看！”

韩青耸起半边眉毛，看了韦行一眼，唔，说得真难听，难为你能把“我担心你们”说得这么难听，然后他笑了。“多谢，不过，你要是在慕容家周围设了什么，快给我撤了！”

韦行回头呼啸一声，草丛树林中沙沙作响，片刻安静，这才问：“还好吗？”

韩青道：“虚惊一场，慕容家还是慕容家。”

韦行点点头，斜着眼打量一下韦帅望，觉得笑嘻嘻的韦帅望不像受过伤的样子，也就放下心来。“这小子祸越闯越大，快通了天了，你再宠着他，宠成祸害了！”

韩青笑：“是，我以后一定严加管教。”

韦行郁闷地瞪他一眼，心想，看你笑得花一样，脸上哪块肉有点严加管教的意思啊？再一想，韦帅望闯的这些祸，都是在严厉管教之下管出来的，跟着韩青，还真只是小打小闹。这下子更郁闷了，敢情炸药在高压之下威力更大了。

炸药就是炸药，管教不成石头。

如果你有个炸药儿子，你最好别压他，小心轻放阴凉处，探讨加入填充剂的可能性，总之不能放到密闭高压容器内。

韩青握着帅望的手，一路下山。

韦行指挥手下清理现场，眼角望到手拉手的师徒俩，先是觉得肉麻得反胃，然后有一点惊奇，咦，我竟从没同谁手拉手过？！虽然，大男人拉手很恶心，可是，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没人牵过韦行的手，韦行小时候不过跟在冷秋身后，年青的冷秋没那么多幽默感，靠近了或者跟不上都会让他心烦，心烦的结果——韦行心里依旧愤愤，那个王八蛋！少年的韦行，性子孤僻毒辣，他既不愿与师兄弟为伍，也没人敢同他一起，等后来遇到韩青时，他已经长大成人，有人敢同他并肩

而行已出人意料，再笑闹也不会手拉手，唯一的机会，就是韦帅望了！不过，看起来，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即使韦帅望来拉他的手，他也会甩开，何况，韦帅望绝不会的。

韦行嘴角抽抽，再一次断定，手拉手这种行为，非常之恶心。

冷辉见韦行的目光似乎有些遗憾，忍不住问：“韦小公子回冷家了？”

韦行看他一眼，冷冷地说：“全撒干净了？”

冷辉道：“是！”心里突然感到一丝难过，“小公子走了，府里该冷清了。”

韦行怒吼：“怎么？你觉得没人时不时上来踢馆很冷清吗？”

冷辉这才发现韦大人心情不好，当下抹抹鼻子上的灰，不敢再出声。

冷家山上，冷暄正同桑成依依告别：“你可以去我家，可是我再不能上来了。”他老爹一次又一次教训过，韦帅望出没的地方，你绝对不可以去，如果你招惹韦帅望，不管谁的错，我都打断你的腿。

桑成点头。“放心，我会常去看你的。”

冷暄苦笑：“怕是也不能，四年一次的冷家少年论剑时间要到了，你虽然拜师时间短，可是，也到了少年组的年纪，你师父虽然不太看重那个，可是，你到底是掌门人的首徒，我猜，你不会有时间玩了。”

桑成微微怅然。“是啊，不过……”

冷暄道：“大家都猜你师弟会不会参加呢，他刚刚到少年组的线。”

桑成道：“他——，我也不知道。”

冷暄笑道：“他应该会参加下一次的，下一次他十四岁，会比较有把握。”

桑成奇怪地问：“有把握？什么？”

冷暄道：“有把握夺魁啊，你师父是掌门人，如果他的弟子一个第一名都没拿过，他会很没面子的。虽然韦帅望可以参加两次，而且，也没有人敢出阴招伤他，可是倒底是真刀真枪的比武，万一，有人趁他小时伤了他……所以，大家都猜，他是不会参加第一次的。”

桑成默然。

冷暄有点窘。“我的意思是，你毕竟拜师时间太短，而且，下一次，你的年纪就超了，所以，其实，我知道你的功底很不错，将来，一定会……”

桑成忙一笑。“不不不，我知道我肯定强不过帅望的，我明白，我只是有点担心，别给我师父丢脸就好。”

冷暄的脸上，忽然换了一种淡淡的表情。“其实没有人希望韦帅望得第一，我想，你师父也不希望，可是，他不会那么做的，韩掌门为人很厚道。”

桑成抬起头，看了冷暄一眼，没有出声，冷暄倒发觉了。“啊，你已经知道了！”

桑成道：“好象冷家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

冷暄道：“当年的那场风波，比演戏还精彩呢，前因后果，太多猜测，不过，大家都猜韦帅望是冷恶的儿子。”

桑成垂下眼睛，冷恶，那个杀了他母亲的人。

三、家人



来来回回不过十来天，韦帅望在冰与火间不断转换，真是够累的。

本来他也习惯了在韦行面前老老实实做人，因为韩青在一旁，很容易就忘了韦行的存在，可是韦行却不会忘了他的存在，结果一路上被韦行训斥得狗血淋头，还在韩青没来得及阻拦时挨了几耳光。这些他本来已经习惯的事，因为在韩青面前，而变得很伤自尊。

住店要了三间房，韦帅望有意见。“不，我要同你一个房间。”这个你，当然是指他师父，韩青略微表示不同意见，韦帅望就跳起来扑到韩青身上。“我不管，我就要！”

结果屁股上挨了一脚，如果不是韩青身手敏捷，韦行准备再踢他几脚。

吃饭时，韦帅望给韩青讲解炸弹是怎么拆开的，手舞足蹈得过了分，把一碗热汤撞翻，韦行手急眼快地左手接住，右手给他记耳光。“闭嘴！吃饭！吃完给我滚一边去！”

韦帅望当然觉得很不爽，其实韦行更不爽，他虽然给了韦帅望几下子，却不到他预想中的十分之一，那感觉就像隔靴搔痒，就像饿了两天的人给他一口粥。韦行心痒难搔地快要抓狂了。

然后，韦行在韦帅望不停地讲了一个时辰的话之后，终于爆发了：“闭上你的嘴！！”然后顺手点了他的哑穴，这下子轮到韩青爆了：“韦行！你！你怎么能这么过分？”

韦行咬着牙，眼发红，脸发青，手发抖。“我过分？我？！”

冷秋翻着比武大会的参赛报名表，心里十分郁闷，真是盛况空前啊！

冷家的，冷家之外别的世家的，与冷秋有仇有怨的，也都敢报名上来，原因当然是韩青那仁义厚道的鼎鼎大名。

冷秋想，妈的，要是老子说话好使，绝没这么多人敢上到冷家山上比划。举办比赛的人当然希望比赛盛况空前，可是如果自己的青少年队员技不压众，就是另一回事了。冷秋想，韩青同韦行这两个混蛋，迟迟不肯生孩子，你看，误了多少事？私生子也行啊，青黄不接的样子多难看啊。

冷秋再想，妈的，冷玉那个王八蛋也敢派弟子来。他的事我已经不追究了，他居然有胆子派人来参赛，真他妈的！更郁闷的是，冷恶居然也有后代参赛——那就是韦帅望小朋友啊，而他，英俊英明，天纵奇才的冷前掌门，居然后继无人。

要不，自己生一个？

冷秋的一双眼睛，渐渐黯淡下来，不了，不用了，为了出出风头把个生命带到世上，算了，冷秋不讨厌孩子，他只是不想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人世上。

白家的，切。

冷啥啥冷啥啥，都没啥好看的。

牛头马面统统敢上来混，明摆着没指望，为什么这么重在参与甘当绿叶啊。

冷颀居然也派人来了，喂，还他妈是个女的，哼，唔，这个，这个年纪还不到的小子居然也来了，胆子真大，这个，不是韩青的那位纳兰妃的儿子吗？这小子倒底是韩青的儿子还是冷湘的儿

子？韩青那混蛋怕我宰了他，硬是不肯说，反正只要是纳兰的儿子，他就罩定了，哼。

冷秋长叹一声，韦行没收徒，韩青的两个弟子，唉，桑成是指望不上了，那小子样子呆呆的眼神傻傻的，一脸的诚恳忠厚，一看就不是那块料。韦帅望啊韦帅望，冷秋想，让他试试吧，能拿第一说出去是韩青的弟子，咱们脸上挺光彩的——呵呵，十岁你就能得第一，找上门来修理你的人一定车如流水马如龙啊！仇人多了，你就没空同我捣乱了。要是输了，也不丢人，反正你还小。要是被人宰了，或者缺陷断腿，更好，正合我意，更省事了。

如果冷秋料定韦帅望能赢，他还会让韦帅望回来吗？

冷秋打定如意算盘，只等韩青带韦帅望回来。

韩青一行，离冷家越来越远，韦帅望挥着小拳头，等着我！等我回去制炸药！

等我把冷家山翻个个！

哈，老子活着回来了！

将到客栈时，冷辉从后面赶过来。“大人，密报。”

韦行接过来，打开。“看，冷玉那小子居然敢派人上山来比武呢，看你宽大的，宽大出一群爷爷来。”

韩青一愣。“噢，师父怎么会把名单传给你？”

韦行笑。“谁说是他传给我的？他传的还叫密报？”

韩青怒。“韦行！”

韦行唔一声，一脸“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表情。韩青怒道：“你他妈的马上把人给我撤回来！”

韦行翻翻眼睛。“我才没设什么人，这不过是冷颜那小子给我的小消息罢了。”

韩青惊异。“冷颜竟敢如此大胆！”

韦行再次翻翻眼睛。“唔，这叫大胆？我还以为如果我要什么，他不给我才叫大胆呢。”

韩青晕。“韦行，为了这么点小事，你冒这个险！让师父知道……”

韦行道：“谁说他会知道？”韦行左右看看，左右人立刻望天，做聋子状。“再说，也不算小事，总要知己知彼。”

韩青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你是说……”

韦行道：“唔，我看韦帅望……”

韩青沉默一会儿。“我们过会儿谈这个事。”

韦帅望已竖起耳朵来，听韩青这么说，不禁有点失望。“师父！”

韩青微微皱下眉，给韦帅望一个不许捣蛋的警告眼神，帅望只得悻悻不语。

韦行想，噢，看他一眼就能让他闭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种好办法，以后试试，又一想，呸，我看过他二百眼，从来没好使过。

打尖住店，冷辉即然在这儿，当然按惯例清理整个客栈。被韩青看了一眼，韦行回瞪他一眼，挥手叫冷辉，冷辉过来，韦行狠狠瞪他。“韩大圣人在这儿，你不知道？有几个人住几间房！你给我上眼药呢？！”

冷辉吓得目瞪口呆，小心翼翼扫一眼韦行，看到韦行虽然板着脸，眼睛里却精光闪闪，又是当着韩青面骂人，隐约觉得，这可能是韦大人在同韩掌门开玩笑，只不过这玩笑让他汗流浃背，他忙低头。“是是，小的知错，我马上把人撤了。”

韩青笑。“唔，韩大圣人。”阴森森地。

韦行板着脸无语，只是嘴角微微抽了抽。

韩青怒骂：“你是找抽吧？”

韦行忍俊不禁，喷笑，然后和气地说：“你看你多煞风景，咱们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才有今天的江湖地位，连这点威风也不能摆，还有啥意思？”

韩青气道：“当日吃苦，只是为了今天威风？”

韦行无辜地说：“然则，所为何来？”

韩青一时无语。韦行笑道：“我替你弄块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挂胸前？”

韩青气得。“呸，人家尊重我们已经足够，自己摆架子就太难看了。”

韦行恶狠狠地威胁：“啊，你觉得我难看，你小子是找揍吧。”他伸手拎韩青，韩青抬手来挡，刹那儿交换十几招。韦帅望叹息一声，自顾自把行李放到韩青房里占地方，喃喃道：“玩得真高兴啊，也不注意点形象。”

然后耸耸肩，咦，我竟然被冷落了。

四、比武



韩青道：“你想让韦帅望去比武？他才十岁！”

韦行道：“我看冷家那几个都没什么，只不过是外面来的这几个，嗯，冷颀的弟子不知深浅，不过冷颀看起来不像好师父，来的又是个女子，哼，女孩子的力气到底有限。那个小的，更没什么。白家，怪了，白家也有个女孩子，他们家有四个男孩儿参加，还派个女孩子来，而且这个女孩儿被特别标出，什么意思？”

韩青道：“白逸儿？”

韦行愣了一下，看看手上的单子。“对，怎么？”

韩青沉吟一会儿。“我教过她一阵子功夫。”

韦行瞪韩青。韩青道：“那孩子天赋极高，而且听说后来失踪了，不知怎么又找回来的，是否另有奇遇？”

韦行道：“你的意思是……”

韩青摇摇头。“我并不知道她后来的师父是谁，但是，听说她的功夫比几位兄长都高，而且，是冷家的风格，但又同我们这两派人都不太像。”

韦行嘴巴动一动，又闭上，想问什么，到底没问。

韩青笑笑。“是啊，我也怀疑……”

韦行怒道：“是冷恶那杂种的弟子？”

韩青道：“不能肯定，而且，就算冷恶传她功夫，也不见得是收她做弟子。那个人，所作所为一向匪夷所思。”韩青说完笑笑，问，“还有吗？”

韦行再看名单：“冷玉的弟子，没听过，如果是他离开冷家之后收的，再强，也不过像桑成那小子一样。既然敢来比武，想必比桑成强点，你对那姓桑的小子太客气，这么笨的弟子，捏死算了。”

韩青笑道：“不是人人都像帅望一样有天赋。不过，他很努力，这也很难得。”

韦行问：“冷湘家，就绝后了？”

韩青眨眨眼睛，没出声。韦行道：“怎么，师父没把他们家清理干净吗？”见韩青表情尴尬，这才想起来。“噢，我忘了。”闷头想了一会儿，唉气。“真是的，搞这么复杂。”冷枫的那个小弟子冬晨，可不是纳兰的二儿子，向被怀疑是冷湘之子吗？今儿韩青的面无表情就是坦承了。

韩青瞪他一眼，心想，你不复杂？你在替谁打算？

韦行重新振作起来。“你看，这几个人都不足惧，就算功夫比帅望高，也不敢当着我面搞怪，所以，哼哼。”

韩青淡淡地说：“你觉得对帅望好？让他知道他小小年纪功夫已经够高，对他的学习热情有好处？让他以后都在众人关注下成长，对他有好处？让冷恶知道有这样一个孩子，他会不会有什么想头？师父又会怎么想？他不会喜欢韦帅望得第一的。慕容家知道韦帅望这么大张旗鼓地使用违约的功夫又会做什么想？韦行，何必搞得那么惊人，等韦帅望长到十四岁，稳妥地，众望所归地成为第一名不好吗？甚至，他不必参加比武，有那个实力已足够，不必诏告天下。”

韦行沉默一会儿。“我不觉得多一个机会会有什么不好。”

韩青道：“韦帅望已经够惊人的了，不能再让大家盯住他看，让他正常一点长大吧。”

韦行悻悻地看着手里的单子。“下一次，说不定出什么奇怪的人物呢。”

韩青道：“就是这一次，你也不能保证没有黑马出现。”

韦行依依不舍地看着手里的名单，翻来覆去地看，终于放下。“掌门有令，安敢不从。”

韩青笑道：“你是他父亲，自会为他考虑。”

韦行看着那名单，切，要依我，管他呢，先痛宰那些小子一番再说。

过了一会儿，韦行道：“既然那样，你就先别带他回去了，不然——搞不好热门选手会中途失踪。”

韩青笑道：“帅望知道深浅。”话虽如此说，韩青心里真的没底，如果韦帅望想起来在校场放个焰火什么的，谁敢保证呢？

此时此刻的韦帅望正坐在两位长辈的房顶上，晒太阳加偷听谈话。至于韦帅望是如何在两位武林高手的可怕的敏锐听觉下做到无声无息地踩过青砖绿瓦的，只有天知道韦帅望知道。按说韦行与韩青在一起，连隔壁的呼吸声都能听到，可是韦帅望上房的声音他们居然没感觉，会不会是太习惯听到这种声音了呢？

韦帅望最感到震惊的，还是白逸儿的境遇，逸儿那年被她父亲领回家过年，帅望以为还会见到她，可是她再也没出现过，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

那个叫冷恶的家伙，把个小女孩儿虏走，传她功夫，又不是收她为徒，那是做什么呢？

那是做什么呢？韦帅望渐渐觉得身体发冷，大太阳底下，全身从心里往外地发凉，白逸才十二岁吧？

难怪韩青希望他与冷恶永不见面，坏不要紧，狠毒也算了，哪个做大事玩政治的手段不狠毒？喜欢小女孩儿，这就让人觉得恶心了。

帅望微微皱眉，好想拍拍身上的灰，走开，我同那脏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那脏东西与他流着相同的血，他的一半基因来自于他，他同那个恶心的家伙是在这个世界上最近相似的人。

会不会有一天，我真的变成他那样的人？韦帅望被自己吓得快要跳起来了，不会不会，我绝不会变成那样的人，我宁可死也不要变！

五、美女



门外车马喧！

只听一阵熙熙攘攘，有人大声叫嚷：“不管是谁，把上房给我们腾出来，快点！”店小二苦苦劝说，后面车上下来个中年女子，倒是富态相，只是脸上所有的肉都往下垂，看来甚是严厉。

那女子下车问：“有几间上房？”

店小二道：“只有三间了。”

那女子道：“锋儿芒儿一间，磊儿森儿一间，够住了。”

后面马上下来四个少年。“娘，有什么事？”

那女子道：“没什么事，房间不够，你们合着住，锋儿芒儿，你们两个又胡闹了？把衣服整整，磊儿森儿过来。”给两个孩子整整头发衣服，拍拍灰，然后刚刚那个大叫大嚷的管家样的人过来说：“太太，收拾好了。”然后又往后看一眼，“太太，三小姐……”

这位太太这才回头看一眼仍在马上坐着的白衣少女。“随便她！她愿意可以同我住一间。”

那少女微笑。“不必了，我睡房顶上就好。”

韦帅望大笑。“不行，房顶上我占了，你别想与我同房！”

少女抬起头，阳光照在她雪白晶莹的面孔上，好像会发出反光来，韦帅望刹那醉倒，差点没从房顶上一头栽下来，好一颗小珍珠啊！

美女美女，韦帅望对美女没有抵抗力，如同被万有引力抓到一样，不知不觉间已经身动影移，飞身跳下——呵呵，美女，我来了，美女啊，美女！

手一抓马缰绳，已经迎头挨一鞭子。“小屁孩儿敢占我便宜！噢！姓韦的！是你！”

韦帅望被明眸皓齿震晕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哎哟，好痛。你你你……噢，小白！见面就打你老公！”

一顿鞭子雨点般抽下来，不过韦帅望这回有防备，已经一闪身躲开，躲躲躲再躲，还是挨了一下子——“哎哟！”再躲。那中年女子已怒吼：“白逸儿！你成何体统！”

韦帅望闪身躲到那个锋芒水石身后，想不到小白姑奶奶毫不手软，照打不误，只听一片哎哟

之声。韦帅望虽然也挨了几下子，还是禁不住大笑起来，敢情小女儿儿还是为刚才房子的事生气了，借着机会把几个哥哥一顿暴打。

白逸儿的后妈已经气炸了肺。“白逸儿！”

这样熙攘，韩青与韦行岂能听不到，两人在窗口看着韦帅望被一个美少女挥鞭乱打，追得满院子乱跑还大笑不已，两人面面相觑，同时想到基因遗传还真他妈强大，韦帅望绝对不是韦行的儿子已经可以肯定，他也不像韩青，他就是一色迷迷小色鬼啊！真是见了美女立刻骨头都酥了。估计被人用鞭子抽都不知道痛了吧？

韦行铁青着脸，真是丢人啊！你好歹叫我一声爹，不能这么给你爹丢人吧？这这这，这简直是——耻辱啊！

韩青忍笑几次，终于高声：“帅望！”

韦帅望此时在白逸儿的马肚子底下，探出个头来。“什么事啊师父？”

韩青训斥：“韦帅望，你又在胡闹。”

白逸儿抬头看见韩青，顿时也不敢胡闹，下了马，恭恭敬敬叫一声：“韩掌门！”

韩青看到白逸儿倒也高兴，微笑点点头。“逸儿，请上来！”

正急怒着要过来训人的白夫人顿时一呆。“什么？”

韦帅望从马肚子底下钻出来，一本正经地说：“白小姐，我师父，冷家的掌门，请你上去。”

白逸儿瞪他一眼，见韦帅望额上一条鞭痕红肿着鼓起来，像爬在额上一条巨肥的蚯蚓，不禁一笑。韦帅望也笑，过来拉着白逸儿的手，同时回头冷冷地：“白夫人就不必了，我师父没请你。你要是想让我们腾上房给你住，去同店小二说就是了！”

白逸儿此时终于明白，韦帅望敢情是特意给她报仇来了。她不禁嫣然一笑，就让韦帅望领着她的手进了客栈。韦帅望被她这一笑，给笑得魂飞魄散：——天哪天哪，你居然长得，啧啧啧啧。

啧啧啧，怎么会这么漂亮呢？哇，居然比韦帅望高出大半个头，细腰简直不盈一握，胸是胸屁股是屁股，哇，怎么就美少女了呢？哇，这香味，韦帅望深吸一口气，好想扑到你身上摸摸。手里的柔荑小手，怎么这么软怎么这么滑！哎呀呀，好舒服……韦帅望目瞪口呆良久，终于深深地叹了口气，哗，赚到了。美女啊！

忽然间耳朵被拎起来。“喂，小鬼，你的毛毛虫呢？你的蜈蚣呢？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不怕那些了，你要捣蛋，看我怎么修理你！”手指转一圈，韦帅望痛得差点没跟着转一圈。“喂喂喂，痛痛痛啊！”

门开，韦行站在门口，当然不是迎接来了，他是听到韦帅望的喂喂痛痛，忍不住开门看看，然后看到韦帅望的大头歪着，整个人快扑到美女怀里去了，耳朵拎在那少女手里，看韦帅望的表情，是痛并快乐着。韦行目瞪口呆地，简直不知道该骂什么好。

韦帅望一看他爹，立刻立正，耳朵扯下来也不管了。

白逸看到韦行，也松了手，虽然不知道是谁，同韩掌门在一起，又那么一脸凶相地望着自己，白逸儿再一次使出终极绝招，嫣然一笑。

韦行本来怒目，接到这一个嫣然百媚的表情，也觉得好像被迎头敲了一棒子，有点头晕，当下不知是继续怒目好，还是回报一笑好，只得挪开目光，瞪了韦帅望一眼。“不象话。”

韦帅望心想，哼，换你，你也一样不象话。

白逸儿进去，跪下磕头。“韩掌门！”

韩青微笑。“逸儿，这么大了，看你功夫也长进得很！”

逸儿微笑。“掌门教诲。”

韩青笑道：“短短一年，不敢掠美。你悟性高，又有名师指点，将来不可限量。”

逸儿只是微笑不语，韩青见她不愿提自己的师承，心知自己的怀疑怕是证实了，脸上表情就微微沉了沉，再一想小逸儿被冷恶掠走，那她也是身不由己。虽然冷恶总是让他的猎物变成心甘情愿的宠物，可是在未被证实小逸儿也是甘心助纣为虐的时候，不能对小女孩儿有偏见。他微微和缓了态度，微笑道：“不必多礼，逸儿，坐下，我看看，长这么大了！”然后问候小逸儿的父母，略略寒暄两句，转头见帅望色迷迷地盯着白逸儿，不禁失笑，叫一声：“帅望！”

帅望回过神来。“啊，师父叫我？”扑过去，“师父，都是你偏心，当年教她比教我教得好，所以我挨打了！”

指着自己脑门告状，韩青笑骂一声：“放屁！你当年哪肯用功，要不是你爹教训你，你还没有现在呢！”一边伸手按在帅望额上揉两下。帅望呲牙咧嘴地叫痛，韩青又心疼又好笑，“你这孩子！”刚才挨打净看见你笑来着，还以为你不疼呢，这会儿知道疼了。

白逸忍不住笑出来。“活该，师父你不知道，当年他净欺负我来着，成天拿那些虫子吓我！”

韦帅望叫起来：“喂喂，你有没有良心啊，我那是逗你开心啊，那时候就是你天天打我啊！”

白逸儿吐吐舌头。“就打，谁让你用毛毛虫吓我，等会师父看不见，还打你！”

韦帅望简直被雷打了一下，嘴里直接就叫出来：“好可爱啊！”大头挨了一巴掌，那是韦行怒了——我靠，人家说一会儿还打你，你居然敢回答好可爱，你真是欠抽得厉害！

白逸儿再吐舌头。“活该！”

韩青见白逸儿活泼娇憨，全不像有心事的孩子，略略放下心来，拍拍帅望。“你过来同我一屋，给白小姐让出一间房来。”

韦帅望大乐。“是，”想了想“同小白一屋，我也不介意！”

韩青再老成持重，也受不了这一句了，当当地给韦帅望的大头敲两个包。“我介意！”

白逸儿已经笑得一朵花般。“师父替我多打他两下，他刚才还占我便宜来着！”

韩青看了白逸一眼，你已经两次叫我师父了，我可不是你师父啊，他推韦帅望。“去，你们小孩子一起玩去吧。”

韦帅望勾勾手指。“来啊，我请你吃好的，我兜里有好多银子！”

韦行与韩青对视，齐齐翻白眼望天，这个小子！这不花心大少吗？

韦帅望同白逸儿一路笑声出去。

韦行讽刺道：“她叫你师父。”

韩青沉默一会儿。“叫就叫吧。”

韦行不悦。“太会……”太会利用人了，太蛊惑了，太狐媚了，太妖精了。

韩青忍俊不禁。“那又如何？”

韦行道：“帅望这小子……”嗯，跟她在一起净挨揍来着，多吃亏啊，而且看起来，他以后吃亏

的日子还在后头。

韩青笑。“小孩子总会长大。”

韦行道：“这样的女孩儿……！”韦行是坚决地对厉害的不温柔的女子持保留态度的。

韩青道：“做父母的是决不能干涉孩子同什么人做朋友的，因为你了解他的朋友没有他自己了解的多，你也不是他，不知道什么样的更适合他。你要相信，他对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是有判断力的，就算目前没有，以后也会有，除非你想让他永远没有，不能剥夺他做出判断的机会与权利。”

韦行，你忍忍吧，你儿子在不远的将来，女朋友可能成筐成箩，别浪费你的时间与精力管这些个管不了的事了。

韦行微微困惑地望着韩青。“你是在说绕口令吗？”

韩青大笑。“我是说，你省省吧！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韦行相当郁闷，怎么？我是他爹，我费那么大劲，不能管他？

六、黑手党



白逸儿回来时，换了身衣服，这也罢了，身后跟着一辆马车，然后马车上卸下两大箱子衣服，韦行本来正在与韩青聊天喝茶，听到韦帅望那清脆的童音，便踱到窗前，结果正看见韦帅望指挥车夫把箱子抬进客棧。韦行瞪大眼睛，然后就呛到水了。韩青过去，看看啥东西能让他师兄如此之激动。

结果看到从头到脚一身新装的白逸儿，身上轻纱烟罗不知缀的是水晶还是钻石闪闪发光，如同森林间挂着露珠的小妖精。韦行不过被那两箱子衣服吓到，韩青却看到夕阳下小女孩儿脖子上那一串发着淡粉色光芒的珠子。

白逸儿出去时一身白衣，脖子上什么也没有，当时韩青还想，这小女孩儿一身好素净，一颗珠玉也没有，同时觉得像白家这样的武林世家，自己家女孩儿，一块玉一颗珠子都没有，未免有点过了。

现在白逸儿脖子上那串珠子，指头大小，滚圆光滑，韩青在纳兰脖子上看到差不多的，虽然不知价格，可是也知道不是便宜东西。

韩青扬扬眉，好小子，出手真豪阔啊，等你遇到你的真命天子，又该如何？

少女转身时，腰间一汪水般的碧绿玉佩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韩青终于忍不住也摇了摇头，唉，小子，你这个年纪估计屁也不懂吧？只为那女孩儿笑得好看，真是大手笔啊。

然后，就看到惊人一幕，只见韦帅望摇头摆尾，洋洋自得地不知说了些什么，那精灵般的少女大笑，然后扑过去，抱住韦帅望，就在韦帅望的嘴上亲了一下子。

众目睽睽之下，不但韩青与韦行看到，连白逸儿的后母也看到，因为两人同时听到隔壁一声

尖叫,然后就是白夫人的厉声喝叱声。

韩青与韦行对望一眼,觉得好像有必要出面阻止一下子,不过,这个,怎么说?韦帅望什么也没做啊,总不能骂他为什么不闪快点吧?韩青头大,不过这个问题对韦行来说倒是满简单的,他推窗,怒吼一声:“韦帅望,你给我滚上来!”

韦帅望咧咧嘴,轻声骂白逸儿:“糟,我不是告诉你我爹在这儿嘛?你是不是成心哪你?”

白逸儿大笑,给他一脚。“你个小胆鬼!”

韦帅望晕晕地,妈的,你是没见过我爹,要见识过了,你就知道我实在是胆大包天了。

他跑步上楼,韦行已怒不可遏地冲出房门。韦帅望一见先冲过来的是韦行,他师父居然没跟上来,立刻知道不妙,当下站在楼梯口不肯再上前。

韦行更怒了,扑过来就要给他耳光,一巴掌还没打到韦帅望脸上,白逸儿身形一动,已挡在韦帅望身前。如果不是韦大人功夫高超到收发自如,硬生生在那张吹可弹破的嫩脸前停住的话,白逸儿那张脸就得肿得像猪头一样地上冷家山了。

白逸儿的微笑依旧那样媚惑,不过她把韦帅望拎到身后,依旧紧紧握在韦帅望手腕上的那只手却因用力而发抖,她笑咪咪地问:“韦伯伯,帅望做错了什么?”

韦行一愣,好大的狗胆!可是,他还真不知道拿这个狗胆包天的女妖精怎么办!

白逸儿微笑。“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你就是把韦帅望抽筋扒皮我也管不到,不过,你总得有个理由吧?你打他是为了教育他嘛,总要让他知道自己挨打的原因,难道韦伯伯只是为了打着出气,或者好玩?”

韦行的鼻孔快冒出烟来了,他怒吼一声:“滚开!”

白逸儿一动不动。韦帅望几次试图从她手里抽出手来,竟没成功,让韦帅望有一点沮丧——怎么?当年打不过她,现在还打不过她?真是没面子!

逸儿微笑:“是因为他同我出去?那是韩掌门同意的!”

韦行再次怒吼:“滚开!”

逸儿问:“因为我亲他?那是我的错,是我亲他,他没亲我,要打就打我!”

韦行郁闷了,呃,这倒是真的!可是,我打得着你嘛?你又不是我们家孩子!

逸儿笑。“该不会是因为韦帅望送我的东西吧?我想韦伯伯不会那么小气。不过,别生气了,我还你!”一把扯下珠链,扔到韦行怀里,然后是玉佩,脑后的珠花,最后是腰带。韦行大惊,“喂”了一声之后,发现一个“喂”字无法阻止,他又不敢伸手按住那妖精,眼见白逸儿解带宽衣,面前出现一大片酥胸,韦行一声不吭,我闪!嗖地一声回房了,妈的,被一个小女孩儿给灭了!

韩青咳嗽一声,大呼:“逸儿!”

白逸儿已经露出翠绿围胸与一大块肌肤,被韩青咳这一下,笑笑裹好,回头向韦帅望笑道:“那,我回房脱了还你!”

帅望苦笑。“我说送你就送你,我爹对我发火,与你无干,你这家伙,给我留两分面子吧,不要把我爹搞得那么惨好不好?他再讨厌也是我爹啊。”

白逸儿咧嘴,露出一对小尖牙。“真的把他搞得很惨吗?要不要我去道歉?”

韦帅望摇头。“不用了,谢谢了,你什么都别说就好。”

白逸儿哼一声。“我早想骂他一顿替你出出气!”